



## 民衆教育是全民教育

楊翼

自治之根本是從這三個人以上而人民直接感覺利害關係的組織起。幾個人合在一塊兒買一張織子學織布，幾張織子合在一塊兒去買線，幾張織子合在一塊兒去賣布，以至幾家合在一塊兒去買日用消費的東西，幾家合在一塊兒來作農事，幾家合在一塊兒來儲蓄生利，幾家合在一塊兒去販賣運銷，這都是訓練人民自治的基礎。政治組織是空的，有關於人民經濟利益的組織卻是實在的。農民對於選舉總統可以不關心，可以不參加，但是對於選舉他們這種經濟組織的管事人，他們不能不關心，不能不參加。如果農民都能在經濟合作運動中訓練他們組織的能力，國家的大政治自然也易發展。在這種合作組織中，加入團體的教育工作，就是小學教育的經濟政治三者合一的責任。

### 一三

小學教員的教育政治經濟三者合一的工作，把學校造成社會文

化的中心，不只能發展農村的經濟，不只能增長農民的知識，也不只能練達農民的政治組織，並且可以根本改革農民對於教育的觀念。就是改革農村社會的心理。過去「士農工商」「士」在農民心中既成了一個單獨階級，「讀書爲的做官」是農村社會的心理，所以即便有大學畢業生自願在鄉村務農的，一般農民也覺得他太不順眼，不應該在農村鬼混。農民的習慣，以爲教育與生產無關，讀書人是共認爲不能生產的生產的農民亦認爲無讀書的必要。讀書與生產，截然爲兩件事，不相關。讀書人便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生產者也落得「目不識丁」。這種心理，是教育的大敵。小學教員若都能作這教育經濟政治合一的工作，使農村的兒童和成年人有教育經濟合一的習慣，知道教育是爲的生產，他們對於教育的觀念自然可以變化，「讀書爲的做官」的社會心理，自然也容易改革。一時增加農民生產力是件小事，而間接着改革這種社會心理，是件大事。

民衆教育是不是「全民教育」這個問題近來引起了人的注意

而有不斷的討論。因辯而愈明，我們總認爲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而

94898 不足爲民衆教育累。因爲整個教育，已有了數千年有意識的實施，數十年以至數百年的集中研究，尚且不易說明他的意義。更何能對新興的民衆教育責之以尙未確定中心理論呢！科學的研究是急要的，「盲人瞎馬的危懼」殊屬多事。

羅素 (Butrand Russell) 說：「科學的態度既非懷疑，也非武斷。懷疑論者相信真理不能發現，而武斷論者則認爲真理已經發現。科學家則相信真理可以發現但尙未發現。」(註一) 馬克司 (Karl Marx) 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人類的理論，只能揭破真理。不過直到如今，人類的理智所能揭破的真理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因此也是矛盾的。」(註二) 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上來講，任何學者的主張，都不過是一種意見，一種假說。我們不應該激於一時的熱情，便爾入主出奴，囿於成見而睥睨一切。

作者一向認爲民衆教育是「全民」的。近來看到了「大衆教育」的主張，雖然也很同情於這種義憤的精神。但是考慮的結果，覺得目前的民衆教育，固然有着重「大衆」的需要；然而懸的以赴，仍應以「全民」爲確當的目標。爲什麼主張「全民教育」？爲什麼反對「大衆教育」？下面依次的講求：

## 一 爲什麼主張「全民教育」

依我的理想，教育是國民應有的權利，任何人不應例外。現在教育

上最大的病態，便在教育爲少數所壟斷。這種壟斷的事實，是應從兩方面觀察的：一是富有者 (man of well to do) 的壟斷，一是兒童的壟斷。民衆教育正爲補救這種缺陷而興起。對於失學成年，它是「一種補受的基礎教育；對於會受基礎教育的，它是「一種補充的繼續教育。」(註三) 在這種意義之下，民衆教育的對象是全體成人，即全體公民，釋之爲「全民教育」，誰言不宜！

至於民衆教育目前的設施，因着中國環境的需要，自然要着重於失學成年的基礎教育之補受。而此類失學的成年，事實上多半爲窮苦的農工，所以「農工教育」遂成爲民衆教育的主要部門。但是若說「在中國這種經濟狀況時代需要之下，民衆教育應特重農工工人之教育則可，若說拿所有的力量與時間專教育這般農工則不可。說專教育這般農工的教育纔是民衆教育，尤爲不可。」(註四) 因爲「教育的目的，在使人人都能增加生產，豐富生產。社會上有不生產的人，應當教育他使能生產。教育雖不是萬能，但是運用得法，頗可生效的。在教育者的眼光看來，不應當劃出一部份民衆來而不去教他們。」(註五) 現在我們儘可以集中力量以謀「大衆」的覺醒，但不應當爲「大衆」所限。倘認「大衆教育」便是民衆教育的永遠目標，更屬錯誤。

有人會以革命的立場，反對「全民教育」，實是未加深思的話。我們承認教育應該贊助革命，然而卻要認清教育並非即是革命。教育是革命的一種工具；對內可以以之訓練羣衆培養領袖；對外可以以之宣

傳主義，喚起尚未覺醒的民衆來參加革命。倘使把教育祇當作一種內部訓練，而否認其有對外宣傳的作用，則革命的勢力將無由發展，是無異取消革命。倘使承認革命應有宣傳工作，而認宣傳並非教育，則對教育的意義與作用必係茫然無知。或者有人認爲物質的生活環境，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意識。因此宣傳的對象，應有一定的限制。不知利用教育的方法，正可以控制環境，變化刺戟，而養成其新的意識。況且事實上的革命份子，尤其是先知先覺的領袖，多半不是被壓迫階級的一員。不過因爲受了環境的刺戟，遂跳出其出身之階級，而來參加革命領導革命。革命民權的理論，又何嘗不允許某種人來參加革命呢？民衆教育正是有意識地利用環境的刺戟，來整批的造成革命的戰士，爲什麼強要把它侷限於「大衆」呢？

況且革命的本身，也不過是一種手段。它的作用，在求社會的進步與協和的發展。主張階級鬭爭的馬克司曾經講過：「無產階級專政祇是一種過渡，由此可以消泯階級而完成一無階級的社會。」（註六）列寧（Nikolai Lenin）也說：「只有在資本家打倒階級消滅的共產社會之中，個人纔能談到自由，一個毫無例外的真正民主主義纔能實現」（註七）可見最激烈的共產革命亦不過爲實現真正民主主義之手段。因此教育之最後目標，自應以全民爲指歸。新俄的教育家品凱維基（Albert P. Pinkевич）說道：「在社會主義政權之下，經濟條件完全平等，任何人都可以有受完滿教育的機會。雖然無產專政時代教

育有階級的限制，但在社會主義化的秩序下，只有各個人的能力爲其受教育之區別素。」（註八）所以我們更毫無所疑的說：「民衆教育是全民的。」

## 二 爲什麼反對「大衆教育」

「大衆教育」一詞，因着社會病態的暴露，確足以聳人聽聞。但是因爲牽強的劃分，每易流於兩種偏見：一爲「實利教育」的偏見，二爲「階級教育」的偏見。

教育史上原有兩種相反的教育。一種是預備能任有用的勞動，一種是預備過閒暇的生活。一直傳衍到近代，社會上仍有階級的劃分，所以教育上依然存着「文雅教育」和「實利教育」的界限。歐美的職業教育，便是後者充分的表現。對於生產「大衆」，予以一種特別的訓練，以備充當資本家的良好家奴。倘使民衆教育局限於生產「大衆」的「農工教育」，當然易於重蹈歐美「實利教育」的覆轍。我們所主張的「全民教育」，乃是「身心並用」「手腦合一」「勞心勞力不分」的教育。它是生產勞動與精神文化的綜合。由此可以使各個人得到多方面的充分的發展。不是要把受教者教成一個機械的生產工具。乃是要把他們教成社會中健全的成員。我們爲要避免「實利教育」的偏見和流弊，所以我們寧願捨棄「大衆教育」這動人的名詞，仍然主張「民衆教育是全民教育」。

我們承認現實社會確是建築在不平等的關係之上，更相信今後  
的改造，必以此不平的現實爲出發。然而階級鬥爭是不是消泯階級促  
進社會的唯一方術，實在是不無疑問。因此挑動階級間的惡感助長階  
級鬥爭的手段，至少在教育上不應該輕於嘗試。我們覺得任何階級的  
利益，都是不能獨立的，它必須與整個社會的福利相吻合。所以爲避免  
「階級教育」的偏見計，最好還是以整個社會的福利爲最高理想，假  
使「階級教育」真能創造整個社會的福利的話，那末兩者就不衝突，  
假使階級利益有違背整個社會的福利的話，卻可以因此而隨之流  
入歧途。況且階級觀念的運用，本不應該這樣機械。一套不變的公式，怎  
能沒有修正和例外。倘使固執「階級教育」的成見，則施教者爲誰，至  
少在現在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現在的知識分子，無疑地多是據有其小  
資產階級的意識，設若你把教育祇限於無產階級的內部，則「大衆」  
的愚蠢，將難覺醒。倘使允許知識分子參加教育的工作，則必定要冲破  
「階級教育」的範圍而不能爲所侷限。民衆教育如在「全民教育」  
的旗幟之下，施教者與受教者便無區分的必要。知識分子教「勞動大  
衆」以符號的抽象的知識；「勞動大衆」教知識分子以生產的勞動  
的技能。由此可以使勞心勞力結合，而各個人都得到適當的充分的發  
展，好作理想社會的健全分子。我們爲要避免階級教育的偏見和困難，  
所以我們更願意捨棄「大衆教育」這動人的名詞，仍然主張「民衆  
教育是全民教育」。

綜上所述，我們覺得教育是國民應有的權利，因而贊同「全民教  
育」的理想；我們認爲「大衆教育」易流入「實利教育」和「階級  
教育」的偏見，所以反對用來作爲民衆教育的目標。雖然因着社會的  
需要，我們應該特別着重於大衆的覺醒，但不應該爲「大衆」所限，而  
仍要以「全民」爲其指歸。

社會關係的不良，固自別有其原因；然而貧、弱、愚、私、散，總是不可忽  
視的事實。況且「知識是最有力的武器」，「除非大衆的覺醒，經濟幸  
福的增進將不可能」。(註九)「設若個人的幸福，在國家組織之下要  
想確立。每個分子必須瞭解他與人之關係，並能發表其於社會關係中  
所感覺經驗的意義。知識便是達到這種目的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教  
育遂爲公民所必需」。(註十)所以我們贊成「社會教育」(Social  
Education)的論點，覺得民衆教育，是「社會的教育，由於社會的教  
育，爲社會的教育」換言之，民衆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培養社會中  
的成員，其次纔爲發展個人」。(註十一)我們不敢以信仰爲根據，視假說  
爲真理；更不敢忽略事實上的現象，一味高談闊論，摭拾一二學者的主  
張，便機械地應用，認爲無往而不利。我們不願聽許多空喊的口號；但願  
看見艱苦奮鬥的血跡。我們不相信民衆教育不改變其全民的解釋便  
算麻醉。但認爲祇喊時髦口號而不察事實如何者纔是自欺欺人。任何  
方面的切實努力，只要它是以整個社會的福利爲指歸，我們對之都表  
同情。目前教育的設施，應該多爲大衆着想的，確也是一條必由之徑。但

是若把民衆教育就此侷限於「大衆」則吾寧願保存「全民教育」的解釋，而不能苟同。

(註一) 見 Russell: Education and the Modern World, p. p. 22.

(註二) 見許德珩譯：哲學之貧乏 一〇四頁。

(註三) 見陳禮江：民衆教育的意義及其特質教育與民衆五卷一期。

(註四) 見尹文與讀了田之佩對於李雲亭民衆教育意義之檢討以後，河北實驗民衆教育學校校刊十號。

(註五) 見李雲亭：解釋民衆教育的意義並答田佩之君，前刊。

(註六) 見 Lenin: Imperialism,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p. p. 140.

所引 A Letter by Marx to Weidemeir.

(註七) 見前書 p. p. 193.

(註八) 見 Pinkovitch: The New Education in the Soviet Republic, p. p. 30.

p. p. 30.

(註九) 見前書 p. p. 375.

(註十) 見 Harold J. Lasnik: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p. p. 37.

(註十一) 見 Pukkevitch: The New Education in the Soviet Republic p. p. 31.

p. p. 31.

冬至節於無錫。



## 蘇聯的成人教育

李鼎聲

蘇聯的新教育一向是基於提高勞動者農民的文化水準之原則上，所以它一方面須努力於新時代兒童的培養，一方面卻特別注重於勤勞的成人之教化。在五年計劃中，關於成人教育有着縝密的宏大的規劃，這種教育任務不僅是要增進工農羣衆的智識程度而已，實際上

還包含有根本改造民衆的心理而肅除過去資本主義在人們觀念上的殘蹟的意義。至於文盲撲滅運動，工農俱樂部的活動，讀書會的發展，以及各種社會文化教育的設施——如流通圖書館，電影教育，博物館等等都處處顧到成人對於教育的需要。如果說歐美的成人教育運動